

吳

繼



鄭板橋尺牘

海上

大通圖書社

印行

鶴梅軒藏稿

鄭板橋尺牘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序

板橋之尺牘，不是古文，不是今文，要說便說，隨意寫來，尺牘只是尺牘而已。朋友書札往還，信筆亂塗，歷年既久，共有百數十通，或不曾留底，或底稿久已遺失，及今搜檢，止存五十五通，春長無事，重行抄成一本，藏之家中，使將來子孫看看，不欲刻也。

板橋家書，刻成於二年前，見者都說不好，家書不好，尺牘未必會好，如其刻成，不識字者拿去補窗糊壁，識字者厭惡嘆氣，又要說不好，作孽！作孽！何必，何必，不如省下刻書錢來買酒吃，吾得之矣。

乾隆壬申

板橋自題

才子尺牘
鄭板橋尺牘目錄

焦山別峯庵與徐宗予

高郵舟中書寄許衡山

寄潘桐岡

李氏園中答方超然

李氏園再答方超然

與侯嘉璠

與起林上人

寄音布

雷塘含真閣答程羽宸

范縣署中寄陸伯儀

范縣署中復圖牧山

范縣署中復杭州余生

范縣衙齋答李蘿村

范縣署中寄錢之青

范縣署中寄呂楚生

范縣答鮑匡溪

范縣答無方上人

范縣寄朱文震

濰縣署中寄郭南江

濰縣署中寄陸伯儀

濰縣署中寄胡天游

濰縣署中答程羽宸

濰縣署中答劉宋二生

濰縣署中寄黃瘦瓢

濰縣署中寄李復堂

濰縣署中再寄李復堂

濰縣答金棕亭

濰縣署中答侯嘉璠

濰縣再寄侯嘉璠

濰縣三寄侯嘉璠

濰縣署中寄靳秋田

寄無方上人

另一紙

答博也上人

答許生樗存

與豸青山人

與申笏山

再與申笏山

答汪希林

寄杭大宗

與金農

答紫瓊崖道人

枝上村再答姜七

枝上村寄米舊山

怡山精舍寄邊壽民

與伊福納

答宋生思環

答王夢樓

與盧雅雨

枝上村答姜七

枝上村寄金壽門

怡山精舍寄勗宗上人

與圖牧山

答朱生青雷

再答朱生青雷

松風禪室寄陳際青

▲模範交際尺牘

洋一角八分

▲模範商人尺牘

洋一角八分

▲模範自薦尺牘

洋一角八分

▲模範學生尺牘

洋一角八分

▲祝枝山尺牘

洋八分

▲唐伯虎尺牘

洋八分

▲鄭板橋尺牘

洋八分

▲金聖嘆尺牘

洋八分

才子尺牘

鄭板橋尺牘

焦山別峯庵與徐宗予

山居安適，讀書有進，日月疾徐，都非所問。此間嵐影水光，松風竹雨，泉流鳥聲，在在飽含詩情畫意，怡悅心目。當旭日初吐，野露尙滋，暑氣未濃之際，科頭跣足，起自竹榻，輕披敝衣，獨憑山窗，展卷讀杜少陵秋興詩，字字尋味，句句咀嚼，如啖冰瓜雪藕，心肺生涼，一日之中，暑氛任何毒烈，不能侵我半點也。前人屢言夏日山居如何至樂，今身嘗之，可喜無量！山中和尚，泰半是錢奴化身，市儈轉世，口念阿彌陀，心貪阿堵物，俗不可耐，觸人欲嘔。入山遊客，不問雅俗，但視衣衫，入寺燒香，只計貧富有錢布施，聲聲居士檀越，合十念佛，狀似彌勒。無錢施捨，則白眼相加，冷語對答，陰森之氣，逼人發抖。知客堂中，最爲可恨，請



客一坐，有請坐，請上坐之等次，待客一茶，有泡茶，泡好茶之分別，內外各有度，詞隱語，彼此相通，亮中說話，暗中關切，冷眼傍觀，氣破肚皮。悲哉！悲哉！莊嚴佛地，清淨梵宮，變作論斤較兩之市井，我佛有靈，定當低眉合眼，效夫子之喟然而嘆也。山中如許和尚，止一起林上人可與相近；法海寺之仁公亦尚有根基，不是庸俗。仁公湛深經典，談吐雋妙，悲天憫人，德行均好。起林則詩僧也，詞意高古，詩格超羣，每來長談，盡日不倦。山居幸此二位師父，得心神曠逸，胸腹舒泰，讀書作畫，一無變故，不則我雖不中熱惹暑，亦必深中衆光頭之塵毒無疑也。山窗弄墨，肌膚涼爽，乘便書告一二，清快！清快！

高郵舟中書寄許衡山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自問既非智者，仁也難信，而乃性樂山水，大奇！大奇！是我身之病乎？來此浹旬，無日不登岸遊觀，而夜夜宿於舟中，友朋相邀堅留，

極不願舍此就陸，則仍返而宿焉。有人說我怪僻，則亦怪僻可焉。我睡於是，飲食於是，便溺於是，處此一個小天地中，悠哉悠哉，幾忘却我此來究爲何事。泊舟之所良好，幾家茆舍，一帶垂楊，綠水照人，好風微拂，與曩年山居情況，又覺爲之一異。當夕陽將下，村舍飯罷，三五村姑娘手攜小筐，摘取塘中嫩菱，坐門前大樹下剝而啖之，嬉笑天真，全無作態。或有一二人嚙喉唱歌，歌詞清妙，聲音柔媚，轉折疾徐，自合拍度，倚船窗傾耳而聽之，但覺魄動神飛，心靈溶化，是醉是夢，都不自知。迨歌聲條寂，娃影不見，舉目一望，月在林杪，船艙河畔，方知此身尙處舟中也。此時不禁嗚嗚自歌，把杯獨酌，歌畢酒空，頽然倒臥，一枕乍回，東方明矣。此遊之樂不易，聽村娃唱歌更不易！彼酸溜溜之秀才，規行矩步之道學先生，目不斜視，耳不傍聽，若聞我此遊有此樂，雖不駭殺，亦當恨殺。書告足下，其謂我何哉？

寄潘桐岡

板橋平生好漫罵人，尤好罵秀才，以此招人怨毒，此自惹也。與天何尤？與人何尤？板橋近來頗自悔，欲思不罵，留積些陰德起來；然我已積有一肚皮宿氣，無處發洩，必成臆病。試看秀才們，一篇腐爛文章，僥倖中式，卽如小兒得餅，窮漢拾金，處處示人闊大，却處處露其狹窄，處處自暴醜陋，詩云子曰，動輒以詩書嚇人，酸腐之氣，尤屬可憎，若問胸中經濟，只一團茅艸亂蓬蓬耳。板橋嘗見一秀才手扎，四引孔子，五引孟子，經訓滿紙，宛如一篇陰隲文，歸根到底，只是勸人戒酒，却費如許大氣力，該罵乎？不該罵乎？細細想來，不怪他們不讀書，反怪他們讀書太多，囫圇吞棗，一團茅艸亂蓬蓬，塞的肚皮裏推廓不開，若以秦火燔而空之，亦是一快！或曰：板橋亦是秀才出身，如何不罵？因爲板橋生平讀書而外，只識得寒而思衣，飢而思食，倦而睡覺，病而服藥，凡舉動飲食之間，

坐，不必端正之席，吃，不必割方之肉，免被唾罵，或者在是。老弟疑我好辯乎，我豈好辯，亦自覺可憐而不得不說焉；幸老弟有以教我？

李氏園中答方超然

寓此小園，倏已匝月，每日讀書作畫外，與園主人唱酬爲樂。主人昆仲俱賢，不樂仕進，奉母園居，母慈子孝，兄弟友愛，一門之內，飽含春氣，愚兄寓此，不自覺爲其陶融似醉，樂不思歸，此幸事焉！園主人既非大富，亦非赤貧，所謂中人之家，無虞衣食，門無車馬，室有藏書，自奉以儉，待客甚誠，讀詩書而無腐氣，喜吟詠頗具性靈，家釀極其醇和，園蔬別饒風味，遊息是中，雖老吾身可也。來書及字樣兩頁，愚兄均已看過，承問草書，爲告數言：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爲今草，益臻神化，較之章草，尤爲便捷，張實草書功臣。

而晉書衛恆傳，反云：「恩恩不暇草書，似乎反屬遲難，抑何可笑！此東坡所以譏之也。或又矯爲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楷書爲更遲；愚兄以爲皆非也。蓋草書無不速疾者，若恆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謂打草藁耳。書不起草，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特傳中文字過於求簡，令人誤爲草字之草書，受人譏笑，是乃自咎。若此語不辨，混雜爲卽今之草書，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須吮毫濡墨，循依尺寸，而不能揮之俄頃者乎？是更不成其爲說話也。辱承下問，輒就心頭記得者寫告數言，欲知其詳，自有圖書可攷，無須愚兄之多說多話焉。

李氏園再答方超然

老弟之小楷法書，精絕！妙絕！可突過唐人而無遜，欽佩已久。但弟之草書，愚以爲太偏跡象，少活潑自然之趣，如衣冠傀儡，雖然也能動作文武，遠觀逼

真近觀則未免露其本形。一舉手，一翹足，非不靈活，非不似人，形狀逼肖矣，無奈此舉手翹足之間，總帶幾分獸態，少自然，歸於底，傀儡則仍爲傀儡而已。吾輩賦詩作文，寫字習畫，雖云不悖於古，亦不可信古太過，神而明之，明而化之，全由此心主持，不爲所囿，亦不爲所惑。師法古人，變化在我，如此始能卓拔成家，與古抗爭。若泥古太過，自墜夾板之中，脫身無日，則飛虫入網，盲人迷道，將見其越跳越緊，越撞越昏，永失自在也。老弟草書，卽係師古太甚，偏涉跡象。功夫非不深邃，而筆情少活脫之妙，結構有呆板之形，因求古而反爲古所困，刻鵠類鶩，前人早有警悟之語。願此後作草書時，以心役手，勿以手就心，象求以外，再以神求，神會融通，書法自能增進，他日若不成功，我不敢再言作草矣。老友長白音布書法精妙，冠絕人寰，聞其學書之時，曾效維摩面壁，一心參領，越十二年而書法大妙，至於今日，聲名卓越，神悟二字，是其成功之根基。老弟諱

超然超字在上，若神而明之，超以象外，將來未有不超超然出人上，超絕一世，超卓成家也。附此以博一笑！

與侯嘉璠

前日飲李氏宅，朋好數人，相與談詩，有言天台侯生詩胆絕壯，詩筆雄奇，近日少年爲詩者，當更無出其右，將來造就，未可限量也。變亦以爲然，衆口一詞，當非阿好。座有某公，獨排衆論，起而爭執，謂侯生詩胆誠壯，詩筆誠雄奇，其如跡弛野馬，不中尺度。因將足下極口詆謔，極力指摘，竟謂侯生之詩無一句可讀，無一字可味，攻擊得體，無完膚，我不知彼何恨于侯生也。變中心不平，乃與爭論。彼竟自稱前輩，斥變爲狂，謂不中尺度之詩，無一可觀，且不得取功名，蓋其意必欲如排律應制之作，方得稱詩，如此荒僮，實所罕見。其隱然以科名自負，又如見其肺肝也。變因問曰：公所謂詩之尺度，不知如何方得爲合，尺

幾何？度幾何？一詩中合究有多少尺度？我又不知若漢之建安七子，唐之李杜，元白其全集中之詩篇，合尺度者究有多少？公發此言，於古今人之詩，想盡已衡量一過矣，願以見告？彼無詞可答，但連引巨杯，借酒掩其面上丹赭之色。變因又曰：某不才，但公能詩之名，早已耳聞而熟，「鄰機聲扎扎，林斧響丁丁，」非公詩中之名句乎，做詩必須如是，方合尺度，變今悟矣。夫以今日之侯生與公較，固功名富貴不如公，身分言詞不如公，公如牡丹，侯生如梅花，松柏穠麗繁華，誰能幾及；特更越數十年後，人將只知有侯生，而不知有公之「鄰機聲扎扎」也。變言既竟，一座驚呆，彼無言悻悻而去。有此趣事，何可不告，我願足下吃飯之時，暫爲遺忘，不可思想，恐因想起而令人噴飯也。

與起林上人

揚州風尚，近來又爲之一變，巨富之商，大腹之賈，于玩弄骨董餘暇，家中

都聘有冬烘先生，明言坐館，暗裏捉刀，翻翻詩韻，調調平仄，如唱山歌一般，湊集四句二十八字，使人揚言於衆，某能做詩矣，某能作文矣，若黃某、杜某、金某，是此一類之魁渠也。更有一班無賴文人，日奔走於彼等之門，依附阿諛，說石爲玉，指鉄稱金，謂某詩近古，某詩逼唐，才由天授，非關人力，誰說商賈中無才乎。阿諛人到此地步，亦已盡止。此不足引人發笑，但覺彼等之可憐，不知大師以爲如何？距今旬日前，黃某在園中開筵迎賓，居然傳花行酒，刻燭催詩，一意附庸風雅。席次，園主人詩先作成，中有「拋磚引玉待諸公」之句，此梅坡告我也。愚謂園主人所拋之磚，不知是何分寸，是何種類，我雖未見，而主人之顏之厚，或足與拋磚相等，書以相告，大師能爲彼念佛乎？又某商喪子，曾自撰哀悼之文，舉以示人，人不能讀。揚州風水素來甚好，近不知何故，生出了此班妖魔，張真人若蒞此土，我必求其一施法力焉。或曰：文人無賴，日事奔走阿諛，彼

等非天生媚骨，恬不知恥，何至若是；所以若是者，爲謀家庭升斗，將使兒不啼，女不哭，妻子不罵，讀書無用也。困窮如是，情有可原。特如黃朱二子，學力俱優，在揚州薄有聲名，愚素欽仰，乃亦追逐其間，隨聲附和，是何道理？或曰：亦爲貧故。傷哉貧也！

寄音布

老哥實命不猶，半生顛躓。或謂恃才傲物，以狂得罪，致功名無望，困死可期，此言其實大謬。弟以爲兄之困躓，非傲，非狂，實命也。天也。廿載以來，每得兄賜書，言及功名身世，從未發一嗟怨之詞，哀傷之語，固知兄素性放達，樂天知命，功名二字，未嘗戚然於心胸，而自斲其身也。弟意功名乃生前之名，文章學術乃身後之名；生前之名，只能榮耀於一時，身後之名，方足垂留乎百世。今日之功名有分與否，不關他年之事；他年聲名遺留與否，亦不全係於今日之功

名富貴，然則生前之困躓，與我將來何干哉。自有天地國君以來，歷代榮享功名富貴者，不知其有千萬人，當初未必不煊赫一世，榮耀一時。但試一翻開二十四史來看看，每一朝代之留名人物，總共只有那幾個，而那幾個人物，亦各有各的出身，竝不一列，或有生前榮耀，身後無名者，不在少數。由此可知功名富貴是一件事；死是一件事；傳名又是一件事也。老哥書法文章，久已有聲，今日之困躓，安知非天之有意成全，今日之放達，安知非他日成名之由，將來此身雖死，形骸雖腐，骨殖雖朽，音布兩字必不會磨滅，書法文章，竊恐比今日增光百倍也。別久，因使者之便，寫此數行，非敢代兄解嘲，借以自發牢騷耳。另有贈詩，伏乞觀覽！

雷塘含真閣答程羽宸

變住此地已將兩月。踐許生之約也。每日看花飲酒，評詩作畫，其樂亦自

不凡，惟幾夜以來，每入睡後，必於夢中相逢吾子，酸辛萬分，乃無一語，醒後思量，更增悒鬱，如是者已數夜，豈夢神見妬，不許夢中開口說話乎？正苦恨間，忽奉惠書，開緘展讀，墨酣神足，筆走龍蛇，吾眼未花，固識爲羽宸之親筆也。備知近况，欣快何如！變近來未出揚州一步，非甘蠶屈，實因家累，飲酒食肉，未改其常，若與吾子相比，何啻大鵬之與鷄鶩，氣煞！恨煞！吾子稟豪俠之氣，具充囊之金，遨遊天下，名山大川，奇風異族，盡入詩囊，人生如是，亦復何恨。揚州風俗近來大變，與吾子前年蒞此時，幾已面目全非，變至如何地步，想往來人士早有傳聞，子也略知一二，恕我不能盡述，亦不願述也。許生頗有根基，近從變學畫，大有進境。此間閣外有修篁一叢，幽綠悅人，風晨月夜，坐窗前奮筆爲之寫照，極具清趣，此活稿也，較之與可粉本，有過無不及，神理妙境，我得而師之矣。畫竹一幅，題詩二首，輒附便奉觀，好弄筆墨，如何可已。

范縣署中寄陸伯儀

前因寄發家書之便，曾附微資，託舍弟轉送兄台，想已收受，此不足言惠，略表一點舊時同學之情。兄台知我有素，當信此非不潔之財也。變今日居然做官，並非文章有靈，亦不是命運亨通，祇是我家祖宗積有一點功德，經過數代，僥倖適逢其會，輪到我的身上來，我有何能哉。若論文章，兄台與徐宗予何嘗輸我；即是胸中經濟，兄台與徐宗予又何嘗輸我；而兄台與徐宗予落落未遇，我乃做官，是我之文章經濟另有妙處乎！非也。連我自己亦不相信也。迴憶爾時數人讀書古廟，深更半夜，談文娓娓不去，雖天寒風勁亦不顧。有時一人燒粥，一人斧薪，以鹹豆子下粥，大啖大笑，腹飽身暖，剔燈再讀，如其樂。或短衣騎石獅子脊背上，縱談天下事，誰可將十萬兵，誰可立功邊徼，以異國版圖獻天子者，又如其樂。今一念及之，古廟無恙耶？石獅子無恙耶？誰得再與我

古腐談文？誰得再與我在石獅子背上論兵？誰得再與我啖鹹豆子下粥？悽慘之極，我淚不禁簌簌落矣。府上老伯母仍強健，爲我請安！

范縣署中復圖牧山

廣文先生自逞聰明，解詩鬧出笑話，受人譏訕，氣憤成病，此自惹其殃，與人何干。儲生畫草蟲，畫題中說明莎鷄，蟋蟀係二物，此本不誤，而人亦非笑之，此非笑者之無學，儲生之冤也。二事只相差數日，乃一則氣憤成病，一則怛然不辨，此廣文先生不及儲生處。詩幽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云：斯螽，莎鷄，蟋蟀本是一物，隨時候變化而異其名，此說恐未確也。爾雅云：蜥螽，蟋蟀。郭註謂：蟋蟀也，俗呼春螿。陸佃云：亦或謂之春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是也。或曰似蝗而小，殷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外者是也。此虫一生九十九子，詩周南：螽斯羽，誥誥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卽此。蓋斯螽卽螽斯，斯本語助，故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又云：翰天鷄。郭註云：小螽，黑身赤頭，一名莎鷄。又曰：樗鷄。陸佃云：其鳴以時，故有鷄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迅之也。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紉緯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郭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蛩。陸佃云：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葦，一名促織，一名吟葦，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蟲類，顯然各判，紫陽竟欲混而一之，實不知其何所據。承示儲生所作畫，畫品不凡，將來大可造就，有出藍之望，如以板橋此札示之，儲生當爲釋然。

范縣署中復杭州余生

聞名數年，識面乃只二次，魯山浙水，相見爲難，每逢杭州人士，未嘗不念

我余生也，辱贈壯遊詩草，竝附書下問，拙哉余生，方今文運昌明，人才輩出，生不去請教大人先生，求賜序跋，而乃遠道貽書，求教於落拓無名之板橋余生，真笨矣哉！詩草已三覆，大抵五古失於凝鍊，七古少雄奇之氣，如新纏足之小娘，步下不得自然，時露疲態。全卷中惟七絕寥寥獨造，突過古作者，若摘星岩四首；玉皇廟遇雨四首；舟中月夜五首，殊使人心折無已！愚意此後五言宜讀陶淵明，七言宜讀杜少陵、蘇東坡，再加以一番磨練工夫，將來多少有些進益也。我友山陰胡天游稚威，曠世奇才，詩筆雄奇峻拔，迥異流俗，特奉孝女李三行一篇，可當觀摩之助。此後如與相逢，儘可呈詩求教，爲致板橋誘引之意，或不將生擯諸門外也。板橋久未作詩，作亦無甚好句，欲觀近作，實無應命，直心直肚之言，想余生當能信我。

范縣衙齋答李蘿村

鄭板橋尺牘

板橋當年習畫蘭竹，只是亂塗亂撇，無所謂家數，無所謂師承，化費了紙張筆墨，自己拿來塗貼牆壁，自己玩玩而已。此中不知是何冤孽？二十年前畫的是蘭竹，無人問起，無人談論。二十年後畫的仍是蘭竹，不曾改樣，却有人說好，有人出錢要買，甚至有人專喜板橋畫的蘭竹，肯出大錢收買，二十年前他所搖頭不要，送他他亦不受者，二十年後却承他如此看重，贊賞到世間罕有，板橋可謂有福氣也！然我自家看看，板橋仍是板橋，蘭竹仍是蘭竹，到底好在那裏？自家問自家，也問不出一個道理，想是衆人說了好，眼裏看來也覺好了。來書謂瑯琊氏欲求板橋畫竹，乞足下爲之先容，如肯落墨，潤筆加倍報酬，但問畫與不畫，不計錢多錢少。瑯琊氏如此多財，如此闊大，板橋未曾下筆，早將魂靈兒嚇飛九霄之外矣。我聞瑯琊氏富而慳吝，所行多不義，平日於窮人乞丐面上，雖一文之施，亦不輕與，拔其一毛，叫痛半日。今瑯琊主人因求板橋之

畫，忽然作此豪語，以錢財爲餌，欲板橋上其釣鉤兒，其人之反常乎？其家之變兆乎？此中必有道理。板橋性喜塗抹，終日寫字，作畫，忙得推撇不開，便要罵人。若數日不畫，又思一幅紙來玩玩。此雖賤相，亦關性情。至若以金求我，偏不肯畫，不請我畫，却喜畫一幅贈與之，這是什麼道理？我自家也覺索解不得。瑯琊氏多財，板橋早已知之；瑯琊氏好畫，板橋今日纔曉。方今畫家多矣，大江南北之以畫鳴于時者，指不勝屈，瑯琊氏不求張，不求李，乃獨求板橋爲之畫，可謂有緣哉！惟板橋是窮措大出身，最喜金銀，亦最怕金銀；喜者，喜其能養家活口，救人性命也。怕者，怕他能薰灼心肺，使人改行變節也。若瑯琊氏之金銀錢物，尤使人寒心而不敢受用。何以故？懼怕他叫痛而造孽也。寫了幾幅紙，不曾明說一個道理，到底畫與不畫？曰：怕他錢多，不畫，不畫。瑯琊氏若再來請託，可卽以鄙意相告，彼自絕念，至足下之與板橋，無一絲一點芥蒂存在也。

范縣署中寄錢之青

舍弟來書，備知故鄉近事，馮陶兩家訟累，糾纏經年，至今未結，而兩家之資財耗損極矣。夫訟則終凶，古有明訓，人非鹿豕，豈有自甘對簿公庭，再接再厲，輕於捨棄錢財而不顧者；是必受有極大之冤抑，鄰里不能伸雪，親友不能調停，無路可走，乃出而訟之官，以求平反曲直，一伸其氣忿也。然如馮陶之訟，起因甚屬細微，問其何所爭，何所恨，只爲二分墓地耳。二分墓地，所值有限，所爭亦小，何必訟，訟至糾結而不可解，所以然者，端爲閣下居中作俑也。或謂訟事初起，本可調停，只因閣下一言挑撥，遂致橫決。洎後兩家顏面攸關，騎虎難下，不得不孤注一拼，冀獲勝於最後，閣下眞爆竹上之藥線也，一經引發，大作響聲，可怕！可怕！馮姓是我家老親，陶姓自先大父時卽交往，兩家與我鄭氏都有交關。訟事初興，舍弟馳書相告，燮卽命彼勸導兩家息爭言和，毋致訟累。無

奈舍弟爲人謹愿，又端訥而不善說話，結果勸而無功，付之一嘆，然猶未知閣下居中作俑也。今舍弟又有書來，始知此事大半係于閣下之口，始則以言挑撥，繼則乘風煽燄，推波助瀾，雲端裏看廝殺，的是好玩，其如重重冤孽，累積而難消何。聞馮陶訟累經年，兩家所化錢財，半入閣下囊中，彼爲二虎，君作卞莊，彼自叫苦，君則歡樂，計亦良得。且誰人不愛錢，誰人不願富裕，一旦財物充盈，既可自家享福，又可以遺之子孫，一舉數得，計亦佳矣。如此有財可發，有廝殺可看，除非馮子，又何樂而不爲。然積錢以遺子孫，不若積德以遺子孫，錢有盡時，德無窮期，孰輕孰重，智者自辨。東鄰拆屋，西鄰造屋，張家賣田，李家買田，彼拆屋賣田者，祖上是何等心計，何等多財，一到子孫手裏，如是如是，世事靡常，天理必彰，人又何必忙忙碌碌，百計營謀，使將來多一班拆屋賣田之聖手乎。現成茶飯，是我本分所吃；粗布衣衫，是我本分所穿；非分之物，吃著不久，做官

如是，做人亦如是。魚因貪餌而穿腮，狗因爭骨而折齒，魚狗前車，可不警戒！閣下因廣攬詞訟起家，年來金多勢大，鄉人側目，莫可如何，樂則樂矣，禍亦種焉。如能幡然悔悟，即將馮陶兩家勸導息訟，爲修省入手之第一方，則皇天有眼，一善可以消十惡，他日福德綿長，拆屋賣田，永輪不到錢氏子孫身上，懿歟休哉。

范縣署中寄呂楚生

板橋好飲，而楚生不愛酒，楚生嗜賭，而板橋不喜賭，兩人之癖嗜不同，而交情深密，十年如一日，未嘗有一毫改變也。足下自入都門，忽已年餘，不見片紙飛來，豈日日沉湎於賭博，將故人置諸度外乎？前日齊生南歸，轉道來署，備知老弟近况，不謂板橋臆料，竟然中的，有味哉，楚生之賭博也！齊生謂老弟近來愈耽於賭，賭興更豪，嘗一夕負五百金，賭興不衰，駭殺人哉，楚生之豪賭也！

賭博古時已有。南史王僧虔傳：高祖素善書，篤好不已，嘗與僧虔賭書數十紙，而不能判高下。高祖問誰是第一，僧虔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高祖大笑。又羊玄保善奕，碁品第三，宋文帝與賭郡，玄保戲勝，卽以補宣城太守。此亦豪賭也。賭之爲類不一，古有賭書、賭詩、賭酒等，皆出以偶然爲戲，迨後以錢財相賭，品斯下矣。我友杭大宗世駿，性最好賭，不負不肯止，或勸之，迄不少悟。嘗預製皮衣一襲，備寒冬需用，衣未著身，已因賭而質向長生庫中，人有非笑之者，大宗不顧，曰：「惟賭最樂，衣服與我何預哉！」然大宗卒因此貧乏。賭之爲害，可不懼怕！老弟年華壯健，才力過人，正當有爲之時，不宜沉迷此中，銷磨其英銳之氣，丈夫得意，來日方長，一舉高飛，前程可卜，何可辜負光陰，耗財喪志，令讀書辛苦功夫，盡拋荒於此道中乎。板橋見人賭博，自家肚裏也曾打算過，假令賭博而能發財起家，天下商賈將盡行絕跡，我只見舉債無台，典

質無物，因好賭而敗者比比也。老弟嘗勸板橋戒酒，而板橋不聽，我今還以相勸，亦明知老弟未必見聽。但勸而不聽，總比默然不勸者稍勝，故勉強學一回道學先生，勸說幾句正經話，若老弟以我言爲放屁，則亦算他放屁可耳。

范縣答鮑匡溪

明史論一十四篇，俱已讀畢，筆鋒銳利，論古超越過人，非摘拾牙慧者可比，吾子近來讀史功夫，又精進一層矣。拜服佩服！十四篇中，於明太祖一論尤卓絕，文章亦非泛泛，讀之三覆，飲酒無算。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明太祖意思有誤，惡其言之不善，竟欲出之孔門之外，不知孟子之言有所傳授，非一人之私言也。檀弓穆公問子思論舊君反服之禮，卽孟子之言所自出，當日廷臣如以此言折之，我不知明太祖將何以對？天生民而立之君，民爲貴，君爲輕，古之爲君者深明此義，其自視也如朽索，其視臣也如股

肱，是以民安而國治。降至春秋，衛人出君，師曠以爲其君實甚，昌言於晉君之前，與孟子告宣王同一警戒之意。至秦始皇尊君卑臣，君恣睢于上，臣諛佞于下，是以民亂而國亡。漢高帝定天下，叔孫通定朝儀，不能法三代典禮，一切參用秦制，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此言一出，古聖王歆然自視之心，無復存矣。人君皆喜叔孫通之言，惡聞孟子之言。晉侯能容師曠，齊王能容孟子，皆並世之臣也。明太祖不能容二千年前之亞聖，愚亦甚矣！宜乎開國之初，賢奸雜用，一傳以後，靖難兵起，皆此自滿之一念有以致之。吾子於明太祖欲撤孟子祀典一事，文中雖曾涉及，但未暢論，衙齋多暇，率書此數百字藉代奉答，非賣弄筆墨也。竹樓源甫近况何似？希致板橋想望之意！附奉蘭花便面一頁，及時搖拂，如晤故人於二百里外，想當快慰？

范縣答無方上人

大師不忘故人，遠道貽書問訊，至誠可感！變宰此土，兩更寒暑，疎放久慣，性情難改，因此屢招物議，曰酒狂，曰落拓，曰好罵人，所幸貪墨二字，未嘗侵及我身半點也。所聞參劾云云，不爲無因。變近來未改其常，心中亦無煩惱，飲酒如故，作畫如故，如其真個去官，抵樁擲去烏紗，還我鄉里而已。大師於孫公家見變所畫竹石橫幅，因印文有徐青藤門下走狗字樣，以爲太不雅觀，大師何不達哉。世之營營擾擾，奔趨如狗者衆矣。大師春秋七十，目所見，耳所聞，怪怪奇奇之行，數當不少，大師曾無一語以爲怪，乃於變印文中著一狗字，獨驚異以爲怪，何不怪世之營營擾擾，奔趨類狗者之行，而獨怪印文中之狗字乎？世事紛紜，人情幻忽，人而狗行者，秦鏡難窮，溫犀難遍，人不如狗，莫說絕無，或者竟有反之，狗勝人者，若古人文集中所紀義犬，見非一見，所謂頑奴黠僕，破家陷主，其不及狗也多矣！變平生最愛徐青藤詩，兼愛其畫，因愛之極，乃自治一

印，曰：「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印文是實，走狗尙虛，此心猶覺慊然！使燮早生百十年，而投身於青藤先生之門下，觀其豪行雄舉，長吟狂飲，卽眞爲走狗而亦樂焉。山陰童鈺詩曰：「尙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墻。」今爲大師誦之，不知再以爲怪否？

范縣寄朱文震

曩日索予畫，因意興不到，勉強而畫之，自視不慊於心，遂撕毀，久未以報。昨有故人貽予狗肉，烹手高妙，質味上乘，如獲異寶，亟以之下酒，大快朵頤，不嘗此絕味，蓋半載矣。酒後，興忽來，遂濡筆酣墨，畫此幅石以貽青雷，青雷看看是否當意？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縐，曰漏，曰透，四字可謂盡石之妙。而東坡乃曰：石文而醜。一著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爲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予今畫之石，醜石也，醜而

雄，醜而秀，醜至盡頭，越顯其雄秀之致。青雷見此幅，室中倘有元章之石，當棄而弗顧矣，何快如之！

濰縣署中寄郭南江

棕亭來，出足下所著說經之文，包括易傳、尙書、論語、孟子等，文凡三十有七，洋洋巨觀，足使小儒見而咋舌。足下又識言於後，謂文有不是處，要請板橋指正，板橋何敢焉！惟中有越人關弓篇，愚意似未曾參得要義，姑爲之說，一作商量。孟子：「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朱子、趙氏皆未細釋其文，自來亦無人精詳說過。解之者曰：越人關弓而射人，已不過談笑而開道之；其兄關弓而射人，則恐陷兄於殺人之罪，已必垂涕泣而勸道之。被射一人，談笑涕泣又一人，合之越人，其兄，凡四人。或又曰：射之，射己也，越人將射己，可以理喻，可以情遣，談笑道之，亦橫

逆自反之意。其兄將射己，則人倫之大變，故必涕泣。是以有人於此之人，爲談笑涕泣之人，亦卽被射之人。文選左思吳都賦，劉氏注引孟子作越人彎弓而射我，可見其說由來久矣。余謂二說皆涉迂曲，於引義不甚切當。越人其兄當一讀，有人於此，於越人而欲射之，所射者越人，與己何干。於其兄而欲射之，則哀痛迫切，是有不能已者。小弁之時，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爲之傅者，習見夫龍滌作孽，壓弧告災，哲婦傾城，青宮失位，逆知驪山之禍，有甚於關弓而射其兄者，故悲怨之積，作歌告哀，冀幸君之一悟，所謂親親也。攷之毛萇詩傳，引孟子云：有越人於此，彎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明以所射之人爲越人，如此說義旣直截，與小弁亦切於事情。變向不喜細攷細究之文，今因讀大文，偶然觸悟，特地寫出一觀，義之當否，不可強同，且勿笑爲餽餽上剝芝麻也。

濰縣署中寄陸伯儀

鄧板橋尺牘

變方生子，兄已抱孫，我與兄年相若耳，而一則得子已晚，一則抱孫甚早，人生之遭逢苦樂，豈可以常情測量哉。憶彼此少年時，兄台豪氣凌雲，才華颯發，談文古廟，縱酒山家，謂不得一官，情甘磨穿鉄硯，埋頭於書本中，老却此身。乃曾幾何時，兄台因慈親老邁，奉養任重，不忍棄家遠遊，以故兩番鍛羽，卽捨棄舉業，務農事親，天倫之樂，絕勝名題雁塔，可謂善事其親，善用其身者也！兄自太夫人棄養，卽亦不思再舉，及今二十有餘年，家園久守，有田可耕，有飯可吃，甘爲太平之民，人生如是，何必定要做官哉。變自筮仕至今，未有寸進，牧民下吏，上負宸恩，下慚親故，而鬻有二毛，齒牙搖動，若與兄台相較，真在官不如在野，一身閒散，優遊卒歲，含飴弄孫，人倫至樂，興思及此，變真欲感嘆死矣！茲因家報之便，輒奉微物二色，紋銀四兩，以代買果餌與文孫吃，禮薄心誠，故人當不見却也。

灘縣署中寄胡天游

人生不幸，讀書萬卷而不得志，抱負利器而不得售，半世牢落，路鬼揶揄，此殆天命也。夫稚威曠代奇才，世不恆有，而乃鬱鬱不自得，人多以狂目之，嗟夫！此稚威之所以不遇也。雖然，以子之才，不遇何傷？子所爲詩文，早已競傳於衆口，名公巨宦，大人先生，詩壇文場之中，莫不知有山陰胡天游者。子卽不遇，而子之才不因不遇而汨沒也。子何鬱鬱爲？近聞子有北遊之訊，且將歷燕趙，出居庸，至遼瀋，繞海道而歸，歸而遯跡山中，著書立言以終老。子之志何其壯而悲涼乎！遼瀋爲我朝龍興之地，山川雄浩，實生異人，以子之曠代奇才，將所經所歷者發而爲詩歌，寫而爲文章，我知異日必有勝過秋霖賦，孝女李三行之絕作出現，板橋不死，定有摩挲雙眼快讀奇篇之一日焉。贈詩一章，爲吾子壯其行色，祈賜觀覽！

濰縣署中答程羽宸

音書隔絕者數載，每念故人，輒縈魂夢，不謂今日坐堂甫罷，朵雲忽從天外飛來，開緘快讀，胸腹俱舒。牋尾別注一行，曰：一錢唐袁枚死矣。一嗚呼哀哉！只此六字，已令我神呆，心跳，目瞪，鼻酸，搓手頓足，適接故人書而一喜，此際覩六字而大悲，袁枚其真死耶？我但覺天地昏沉，雲日黯淡，庭中之樹木花草，室中之圖籍器具，無一而不易色，此無他，奇才變滅，萬物無光也。變與袁枚初無一面之雅，或一牋之通問，然讀其詩，知其人，奇才也。世間出一學人易，得一奇才難，若山陰胡天游與袁枚，均曠代奇才也，而今已去其一，可不哀哉！夫奇才爲天地山川靈秀所鍾毓，百年難得一人，世有奇才，則江山生色，邦國增輝，可謂異寶。百年中得一已難，今聖朝乃並世有其二，非盛世不可得而有也。所恨者，如此奇才，願乃不永其年，不留之點綴江山文物，中道遽奪之以去，使聖朝

喪此異寶，殊使人頓足號啣而不能自己。雖然，留有小倉山詩卷在，袁枚死爲不虛矣！

濼縣署中答劉宋二生

宋生作文，文中將二十七寫作廿七，三十四寫作卅四。劉生以爲不典，斥言其近俗，宋生不服，口舌爭辨，彼此不能決，乃來書請問板橋，願有說以定是非，好學哉二生！愚烏可以不答乎。按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顏之推稽聖賦：云：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一此卽文中用廿字之證。十與廿相叶，俗音讀廿爲念者，大誤。又，三十并爲卅，四十并爲卅，卅音撒，卅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此乃以四字爲句，三句一叶韻，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失其眞矣。茲略引一段，以明宋生作文用字非俗。劉生能於此等處

研索，亦見細心。此番雖屬宋生操勝，然劉生好學不倦，亦有可敬處！總之，讀書以字字咀嚼，潛心探討，不放一字一句含糊過去爲上。昔蘇東坡在翰林時，讀阿房宮賦，至四更時候，老吏苦之，坡猶灑然不倦，此可謂善讀書者。若過目成誦，以爲能者，其實却最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何暇應接，何能細味；所以陶潛之不求甚解，最是學他不得。二生應該要明白此層道理。

濰縣署中寄黃癭瓢

足下因鍾馗出處無據，故堅拒孔公之請，却還其金與紙，不願作此荒唐畫，此畫家之審慎也。乃孔公不加細察，遷怒於足下之身，危言相逼，飾詞中傷，竟欲置人於死地，毒哉！孔公手段何若是其辣乎！畫雖小道，然於誨淫誨盜，敗壞綱常名教，牽引人心，或涉離奇怪妄，事無攷據者，本不當昧然下筆，惹人譏嘲笑罵，目貽其辱。鍾馗既無其人，斬鬼更無其事，如何著墨，足下拒之，情真而

理合也。羅兩峯善畫鬼趣，憑空落墨，任情設境，千態萬狀，與趣兼到，畫非不佳，妙而人有好之，亦有非之者，正以其荒唐無稽故耳。有一種蔓生之菜，葉圓而厚，名曰蔞葵。故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蔞葵，齊人謂椎爲蔞葵，又因其音而廣之，遂以蔞葵訛爲鍾馗焉。世俗不察，懸空冥構一神像，鉄面虬髯，幘首長袍，手執一椎以擊鬼，狀殊猙獰可怕。文人之好事者，又架空樓閣，戲爲之立一傳，謂爲開元進士，剛正不阿，嚴而有威，忠貞而死，死後爲神，善啖鬼卒，懸其像於堂中，足使諸邪退避，辟除不祥，相沿旣久，習而不察，鍾馗神遂卽眞矣。其實皆文人寓言，何足爲據。足下稟無稽不畫之旨，不因金多而動心，不以威逼而屈志，毅然拒却，是真氣骨峻嶒，見識遠大，畫師中之錚錚者！變雖欲不爲拜倒，不能也。今日因威力與陷阱交逼，爲圖自保，不得不遁而去之。然有知之者，必不謂足下畏怯而潛踪，皆曰遠害而高飛，微

特清名不損，大筆之流傳，且因此而益高貴，得不謂之畫以人重乎。黔中多炎瘴，伏惟珍攝，自愛，變頓首啓。

濰縣署中寄李復堂

作宰山東，忽忽八年於茲，簿書鞅掌，案牘勞形，忙裏偷閒，坐衙齋中，置酒壺，具蔬碟，攤離騷經一卷，且飲且讀，悠悠然神怡志得，幾忘此身在官；然與當日江南之樂比並，又渺乎其小也。變愛酒，好漫罵人，不知何故，歷久而不能改。在范縣時，嘗受姚太守之誥誡，謂世間只有狂生狂士而無狂官，板橋苟能自家改變性情，不失爲一個循良之吏，且不一定屈於下位，作宰到底也。姚太守愛我甚摯，其言甚善，巴望板橋上進之心，昭然可見，余也何德，乃蒙太守如此加愛。但是板橋肚裏曾打算過，使酒罵人，本來不是好事，欲圖上進，除非戒酒閉口，前程蕩蕩，達亦何難；心所不甘者，爲了求官之故，有酒不飲，有口不言，自

加桎梏，自抑性情，與墟墓中之陳死人何異乎。天生萬物，各適其用，各遂其好，鳥翼而飛，獸足而走，人口而言，有口不言，豈非等諸翼而不飛，足而不走，有負其用，於心安否？且衣之暖者莫如裘，味之美者莫如酒，酒品酒德，前人早有詞贊，何必多說。伯倫之荷鍾以行，死便埋我，正以愛酒之故，苟非呆漢，斷無美味當前而自甘捨棄者，登徒子見十六七歲嬌娃，其果不動心焉乎？幾番商量，甯可烏紗不帶，不可一日無酒，甯可伍於劉四，不甘學作金人，官小官大，身外之事耳。適我性情，不官亦可長壽，違性逆情，雖官而不永年，官而歿，不如壽而樂，我甯取其前者。故人，故人，謂我何哉？揚州有應時之鮮魚佳蔬，此地則甚苦，飲食那及江南，幸有門生所餽火腿，堪以下酒。平山堂北，梅花嶺畔，神魂系之！

濰縣署中再寄李復堂

署後有小園半畝，結構甚妙，中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蕖，應時作花，清

香四溢。傍通一小徑，徑邊雜花淺草，相間互映，亦有清趣。小樓一間跨水上，樓中僅可坐四五人，安置一几，一鑪，文房用具，四面開窗牖，身處其中，尙覺光亮，凭窗望朝霞夕暉，嵐光峯影，水色波紋，莫不愉快。公退之暇，每登樓科頭袒跣，偃臥其中，薰風南來，胸襟爽朗，不欲復問人間事。越半個時辰，襟懷既爽，意興自來，乘時而起，鋪紙研墨，拈毫畫大幅之竹，以寄我故人李鱣，想此畫到得江南時，知了已叫於樹杪，炎炎長夏，對此條條之竹，亦可助我故人滌煩却暑，何況畫中竹與水相間乎。板橋作大幅竹，每好畫水，因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詩云：「映竹水穿沙。」又云：「懶性從來水竹居。」此亦爲水竹之一證。渭川千畝，淇泉菉竹，西北且然，况瀟湘雲夢之間，洞庭青草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板橋少時，讀書眞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間步，潮去則溼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鯈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遊戲于竹根

短草之間，至足樂也！斯地斯情，猶依留於我之心，而少年不再，此樂難逢，畫事既竣，不禁倚恍若有所失。故人畫藝高超，筆精墨妙，蘭竹尤工，讀此札，觀此畫後，不知作何感想？

濰縣答金棕亭

世間之物，一物有一物之味，各不相同，而人之所嗜，各有所喜，亦各有所不喜，喜甜者必惡鹹，喜酸者必惡辣，或有兼而好之，其人必不知味者也。凡物，質味兩佳者固多，有質無味者亦不少，若素食中之刀豆；茭白；茄子；葷腥中之海參；豬肝；羊肚；黃鰻；皆有質而無味，一嘗即不思再食。鱗介中之蟹；蔬中之筍；水果中之荔枝；皆質美而味醇，苟一嘗之，令人一再思食，此所謂天生尤物也。人具口舌齒牙，莫不愛嗜此等尤物，竟有終身嗜之若命者，無他，食色根於天性，不可強焉。余於蟹、筍、荔枝等亦所愛嗜，每逢其物見新，必一再嗜之以爲快。

然覺物之具有至味，雖久嗜而不厭者，捨狗肉莫能勝也！所謂物各有味，粗人笨漢，一嚼下咽，初不知其質之高下，味之精粗，必得用一番咀嚼功夫，深辨其質味之良窳，定其品物之美惡，斯不孤負我有此口，有此舌頭。不然，凡物入肚，都變糞污，一頓咬嚼，又何必分雞肉與豆腐哉。儘世間之食物，無論其爲貴，爲賤，爲熊掌，鹿尾，爲鹹菜，蘿蔔，殘餘一入牙縫之中，未有不變臭腐者，品質如何，已混淆不能分別，遑論其物之貴賤乎。故食物中只有二種，入牙縫而不臭腐，經宿而不變，剔而聞之，本質依然，其物爲何？薑與狗肉是已。謂余難信，曷不一試？板橋每食狗肉，必加薑少許與之同煮，其味更美，所嫌此物最宜冬季，不能常將下酒，引爲恨事。薑者，食物中之雋味，狗肉則爲至味，亦神味也！若以狗肉爲穢物，爲不可食，世間再無更有味之物可吃，奈何！奈何！袁枚最喜品評食物，每嘗佳味，著之筆墨，極有辨別本事。但聞其確信因果，生平不敢嘗狗肉，此是

袁家才子之大缺陷！足下素以知味自負，郇公之廚，譽出衆口，今乃來書痛斥狗肉，貶之爲穢物，毀之爲臊臭，狗肉何辜，蒙此惡名，而豈知味者之言乎？爰代狗肉昭雪，著諸辨論。若心不甘服，儘可來書再決，謹操不律以待。

濰縣署中答侯嘉璠

鄂公子選妾吳門，得邵氏之女，姻緣將成，忽因此女足大而黜，事遂中變，嘻！公子何不達乎。凡女子之美醜，不全係於足，設有足小如菱，而身軀擁腫，肌膚縵黑，麻癩滿面，如鳩盤荼，母夜叉者，試問公子當意否耶？老弟謂婦女弓足，始作俑者是李後主，後主宮中，有令宮女素帛裹足之說，此說恐不盡然，未敢全信，按樂府雙行纏詞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似起始於六朝時代。然史記有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脩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不始於六朝也。又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

塚得宮人玉屣」而晉世履有鳳頭重台分稍之制亦似與弓足有關陶宗儀謂唐人題咏略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彩纓長蔓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綉鞵」花間集云「慢移弓底綉羅鞵」據此則婦女弓足亦屢見於唐人詩咏矣可知婦女纏足之風實不始於李後主其來已古特無從考定起始於何代何人耳總之若以婦女足小爲美正見其瞳子如豆大不識豐韻姿色爲何物也陋劣之極！

濰縣再寄侯嘉璠

前書想已賜覽考婦女弓足必於幼小時以帛纏裹極緊使肌肉受堅逼之力兩足不得生長過大漸至瘦小而成弓形此卽今之纏足也咏足詩之見於古者如「兩足白如霜」如「臨流濯素足」此不纏之說也若前書中所

引，却是纏足之說，相傳東昏始作其俑，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迹，殆又已先之矣。史記所云利屣者，以屣首尖銳言之也。若據此言，則纏足之風，由來已久，如唐詩所云六寸膚圓光緻緻，但不及後世之極纖小耳。至於弓足之稱，言足以纏久而中斷，彎如弓形，殊不知燕趙女子，於五六歲時卽纏，天然纖小，並無弓形，其弓形者，或嗤之爲鵝頭脚，何足爲貴。愚以爲婦女妍媸，不能專憑雙足之大小下斷，當分別其肌膚面目，姿色，豐韻等等，分而觀之，合而論之，美醜自辨。若姿態絕佳之婦女，而裙下襯以一雙鵝頭脚，竊恐不見其美，反顯其有病態耳。嘗有士人娶一女，姿色絕世，而裙底之雙足極大，士人意有不滿，時露於悒之色，女問之，士人以實告。女微哂之，隨口朗吟曰：「三寸金蓮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纏足何時起？起自人間賤丈夫。」士人頓覺開悟，夫妻歡愛，逾於新婚燕

爾焉。愚謂此女性靈質慧，胸中具有如許大學問，寥寥二十八字，竟能啓悟其夫，閨房婉好，女子中實不可多得，惜鄂公子選妾吳門時，無人念此詩與他聽耳。

濰縣三寄侯嘉璠

板橋於第一書中早已說過，大凡一個婦女之美醜，並不全在於裙下雙鈎，儘有金蓮三寸，而容態如無鹽轉世，嫫母再生，偶一見之，均將低眉垂睫而過，不敢正視，雖有小足，亦莫如之何也。乃今老弟來書，烘雲托月，語帶雙關，若謂板橋之婦之雙足，不是尺二蓮船，定是十寸鰻鱗，心有顧忌，故不得不爲大足作護法，以博床頭人之歡心，冤哉枉也！老弟之多疑如是乎？余二十五歲始娶婦，夫婦同庚，至今已屆三十年，雖人老珠黃，說不到一個美字，但拙荆雙足，固不因年高而變大，老弟指我替大足解嘲，爲床頭人作護法，直以河東獅子

視拙荆，以季常疑我也，可不冤哉！若言拙荆裙底真形，雖不及燕趙女子之天然纖小，猶足壓倒一般鵝頭脚而有餘，我若誇口，爛斷舌頭！老弟再不相信，不妨親來署中一見，端的人老脚不老，不是妻子脚大，丈夫替他撒一大謊也，擲筆胡盧。

濰縣署中寄靳秋田

我不知是何冤孽？自到濰縣以來，官事不忙，却忙於寫字作畫，天天執筆，累得人好苦也！本來畫是文章經濟之餘，雕虫小技，不足爲貴，昔人課餘習畫，陶情尋樂，原雅事也。我今反因作畫而忙，官書簿冊，幾至不治，我不是做官而來，變了作畫而來，此苦事也！苦至應接不暇，我雖欲畫一蘭，一竹，一石，一水，又安望其能畫得有神哉。我非俳優，而人乃以俳優視我，索畫則逕畫可耳，由我造境，由我落墨，一竿竹，幾片葉，一本蘭，幾朵花，任意隨心，方有樂趣。然而索畫

者偏不然，此人要我畫竹石，彼人要我畫水竹。一紙傳來，出題點索，或要題詩，或要題款，我非戲台上之俳優，豈能宛轉依人，任他點戲乎？忿恨之極！亦懊惱之極！我因思得一法，凡有來紙出題點索者，原紙退回，一概不畫，彼以白紙來，我以白紙去，我筆不動，彼能強執我之手腕哉？行之數月，其法大驗，求者既少，身心俱安，此拒畫之靈方也。而板橋得其應驗，不亦快活！但苦忙則思閒，靜極則思動，久未弄墨，又覺心兒痒痒，想得一幅紙來玩玩，解些宿積，不意故人之紙適至，欣然命筆，爲作數箭蘭，數塊石，題長歌一首以張之。畫有洒然清脫之趣，歌有冷冷幽遠之音，畫得其時，筆得其候，是何因緣之巧合歟！此畫必當懸諸壁上，焚香淪茗，穆然靜對而讀之，自有幽芳飄落襟袖，使人意消神適，彼僉夫俗子，安得知此。

寄無方上人

南天北地，懷想爲勞，寒暑迭更，杖錫不降，豈北地風光，勝過江南春色乎？惟德行更隆，禪座清悅，定遂私祝！爰自解組歸來，瞬經一載，家門和順，兒子無乖，晚年如此，亦足自慰。近日延光庵新來一僧，自號郎乘，彌陀不拜，賭博是耽，眼高於頂，目空一切，奔走官府衙門，出入縉紳府第，氣派浩大，勢燄凌人，問其來歷，莫能詳曉。或謂安陵公曾拜此僧座下，爲其弟子，此僧靠山穩固，有恃無恐，故架子闊大，行爲無所顧忌耳。空穴來風，或非無因，安陵而有此方外之師，則其爲人亦可知矣。板橋昨遇此僧於許公席上，終席未交一語，聆其言，則某太守相交至深；某孝廉爲其弟子；某觀察後日壽辰，彼必赴祝；昨在某姓家中，因賭負二百四十金；改日再往，則擬背城一戰，贏回其所負之數焉。一派言詞，塞得我兩耳，汚脹難忍，幾欲效巢父臨河而洗，幸酒席已闌，主人送客，始得清淨。延光庵素爲高僧焚脩之所，梵宇清幽，贊在人口，今此僧一到，必致菩薩低

眉，庵容失色無疑也。特告大師，想當悲憫！

另一紙

此等和尚，不是厭塵俗而出家，却是喜多事而出家，聽他言語，天天勞碌，更比在家人煩忙數倍，或謂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若喜多事，又何必落髮出家乎？淮陰邊壽民數遇此僧，因惡其言行，慢不爲禮，和尚似亦知之，而狂妄大言如故。壽民謂余曰：「如此和尚，實爲釋門中之害馬，苟不治之，伊於胡底？」嗣後當預藏一播槌於袖底，再遇此僧，必離席戟指大罵，罵之不悛，乃出槌痛撻其光頭，十下不悛，撻之二十，二十不悛，至於五十，至於百，至於二百，三百，必撻之使念佛悛改而後已。此真懲治劣僧之良法也，非邊生不能出此！余以其言甚雋，故另紙書以相告。然上人僧而非劣，此後南歸，固無虞光頭之被撻也，附此以博一笑。

答博也上人

蘭花畫幅已由米舊山專差送到寶刹，舊山信人，能不負我所托，可感！可敬！上人嫌蘭花幅中夾雜荆棘太多，世外之身，對之不安，要當使荆棘盡刪，幽香獨吐，斯爲清淨，尊意未嘗不合。然變以蘭花列雜荆棘，亦自有說。昔東坡畫蘭，長帶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豕將啄之；熊虎豺狼狐兔之屬將齧之；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若得荆棘爲之護撼，其害斯遠矣。余之畫此，非惡蘭也，愛蘭也，蘭得荆棘而護持之，可以長保其幽貞之性，王者之香，獨處深山，永其年壽，不亦可乎。若就上人說法，正因芸芸衆生，多煩多惱，人心陷阱，平地荆棘，以懼棘刺而逃禪，守我六根清淨之身，與深山幽蘭而並壽，畫多荆棘，所以顯禪門中偏無荆棘，偏得清淨也。上人聰明智

慧，觀於此畫，其亦可以悟矣。

答許生樗存

生讀論語，至季氏富於周公句，疑其擬出不倫，來書求解，生之心何其周密，生之好學，又何其勤而不倦也！夫擬人必於其倫，茲何以不倫？特筆也。爲人臣而以富名，剝民罪一，無君罪二，自作三軍，而三家富，自舍中軍，而季氏益富。當是時，隱民取食，衆心半歸私室，視君若贅旒久矣，以此蔽罪季氏，季氏若弗聞焉，國人亦若弗聞焉；譬諸斷獄，堂下巨姦大猾，堂上官鞠訊，無驚心動魄語，不足以折服其心。且自古無以富稱周公者，以富稱周公，不倫也。擬季氏於周公，尤不倫也。以侯國之卿，其富駕乎天子，三公，宗國始祖之上，季氏聞之，必色然駭。魯人聞之，必瞿然驚。國勢衰弱，天下之人心，未有不追思先世者；周之衰也，簡兮，思文王也，匪風，懷周道也。奸雄篡奪，未有不假托聖人者；王莽

大誥放金縢，事事學周公，魯之有季氏，猶周之有周公也。季氏亡則魯不昌，卜楚邱之父言之。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史墨言之。迄乎定哀，大勢已去，舞八佾，歌雍徹，魯立周公之廟，以諸侯僭天子；三家立桓公之廟，以大夫僭天子。在季氏以爲先世季友誅僖叔以定亂，大義滅親，比於周公誅管蔡，文子引周公制禮以去莒僕，功比虞舜，昭公出奔，平子攝政，諸侯不敢討，負扆居攝，何多讓焉。國人之無識者，從而附和之，如魯卜晉史之言，未可知也。夫子憂之，借及門聚斂一事，聲罪致討，攻冉有卽以攻季氏，記者微會聖意，特筆書之，隱動國人以追思先世之心，實著季氏以妄托元勛之罪。使通國之人皆知周公功德不可忘，則尊公室之義自明；季氏陪克過分，則弱私室之義自見。厥後夫子旣歿，三千七十之徒，大率魯人居多，平日熟聞大義，必有助魯君以誅三桓者。或以史無明文疑之，不知其事見禮郊特牲篇，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事

在悼公以後，穆公以前，觀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其時魯無三桓可知。孔門以筆削討季氏，托之空言，魯君以斧鉞誅三桓，見之行事，季氏不能援兩社之勛，盜取魯國，其不致如三家分晉，田氏篡齊者，論語書法弭亂於無形，此所謂不倫中之倫，寓春秋討罪之義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板橋亦曰：記者成論語而亂臣賊子懼。上文所言，皆板橋平日讀書心得，積之已久，尙未筆錄，適逢老弟來書，乃不憚煩而寫出。此論語中之特筆，書法前人都忽略過去，未有解說，我今摘出，自謂發前人未發之祕，也是讀四書者不可不知。我嘗見所謂經師經生者，凡所解說，大都摘拾前人唾餘，穿鑿附會，懸擬摹想，不從實在研索，盡失書中真義；老弟若以我此書示之，彼等如不吐出舌頭，亦必驚得連連屁響也。

刑律中之笞臀，實屬不通之極，人身上用刑之處亦多，何必定要責打此處，設遇犯者美如子都，細肌豐肉，堆雪之臀，肥鵝之股，而以毛竹板加諸其上，其何忍乎？豈非大殺風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鵝之股，爲全身最佳最美之處，我見猶憐，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最可憐之地位，迎受此無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鶴，如何慘怛，見此而不動心憐惜者，木石人也。女人之兩隻乳，男子之兩片臀，同爲物之最可愛者，人無端而犯法，其臀則未嘗犯法，乃執法者不問青黃皂白，動輒當堂吆喝，以笞臀爲刑罰之第一聲，此理實不可解。我又不知當初之製定刑律者，果何惡於人之臀，懲罰時東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無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當呼冤叫屈，昔宰范縣時，有一美男犯賭被捉，問治何罪，按律須責四十大板，當堂打放。余謂刑罰太重，曷不易之。吏對不可。余無奈坐堂，但聞一聲呼喝，其人之臀已褪露於案前，潔如玉，白如雪，豐

隆而可憐，答責告終，幾至淚下。人身上何處不可打，而必打此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足下嘗謂犯法婦女之搥頰掌嘴，最爲可憐可痛，桃腮櫻口，豈是受刑之所在乎。板橋則謂男子答臀，尤可痛惜！聖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將來省刑薄稅，若改答臀爲答背，當爲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與申笏山

笏山與我別久矣。笏山之詩名遍天下，士林文苑，誰不知關中申甫，詩壇巨擘，眼前浮沈，何足道哉。保祿書來，知足下在都日，因論詩忤張司農，司農大恨。嘗語人曰：申甫恃才肆志，目空一切，不有挫折，何能抑其傲岸之氣；意在言外，識者早爲足下慮焉，而今驗矣。雖然，昂藏六尺，清介其行，浩博其才，金石其身，不爲奇士，亦稱丈夫，眼前之小挫折，豈足損人毫末。笏山詩名固非抑吾者所得而幾也。往余在京，見司農所爲鄴中詠古詩，詩止八首，旁註則有一十九

行之多，舉凡有關鄴中掌故，收羅殆遍，徒逞淵博，却不值觀者一哂，獅子搏兔，出其全力，不是兔子之狡，乃是獅子之愚也。夫做詩只爲比興感嘆，借詩之名，寫我之懷，心有所感，咏之於詩，所謂詩乃心聲，往昔聖人，早有明訓。至於排比故事，堆砌古典，秦磚漢瓦，夏鼎商鐘，一齊搬置，列雜詩中，則是類書辭書而非詩也，何足貴乎。若欲自炫淵博，何不獨編一部類書或辭書，借詩逞博，適見其人之不經，詠古云乎哉。聞司農言詩，最喜盛唐，力詆中晚，雖有名作，一概抹殺，竟謂中晚之時無好詩，足下因不服其言，與之辯難，致觸其怒，今日之果，卽昔日所種之因也。司農器量之小，殊使人可驚而慨嘆。余謂詩家之分，唐界宋最屬無謂，人各有所好，亦各有所不好，愛李惡杜，尊唐黜宋，各遂其性，若欲強執天下人而盡同之，世無是理也。昔杜少陵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然陶杜之詩，曾不因人不喜而有貶，迄於今日，光燄如故。元稹有云：「鳥不走，馬不飛，

不相能，胡相譏。一世之分唐界宋尊唐抑宋者，能知此意，自可免却許多閒氣，特此意只許笏山知，而不許張司農知之耳。

再與申笏山

詩家所謂四唐，卽是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立宗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立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歷元年丙午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歲，至哀宗末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余謂詩格雖隨朝代之氣運而變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况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於某年之下。甚者，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爲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界域，亦是刻舟求

劍，其說愚而可笑也。若張謂詩出初唐，盛中晚無好詩。李謂詩出盛唐，初中晚無好詩。王與陸又謂詩出中晚，初盛唐無好詩。你也有說，我也有說，究竟那一朝代之詩最好，却無人能斷定，無人能答出來，蟋蟀鳴，蝦蟆叫，但聽一片嘈雜之聲，聒得人兩耳欲聾也。笏山笏山，其謂之何？

答汪希林

父母考終，人子爲親衣衾棺槨而殮，擇地而葬，哭泣盡哀，永安窀穸，此所謂禮也，孝也。足下旣葬二親，事隔經年，因惑於術者之言，忽欲改葬，心何多疑，志何不堅，善惑一至於此，辱爲至好，敢不一勸。夫葬法審向之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葬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葬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於申，旺於子，墓於辰。葬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於亥，旺於卯，墓於未。葬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於巳，

旺於酉，墓於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來忽有於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當作坎局。坐南向北，當作離局。坐西向東，當作兌局。坐東向西，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合，依新說乎？依舊說乎？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爲準應，問之精於此道者，大都模稜兩可，謂甲子重經，風水改易，未聞判斷爲一定如何也。總之，風水之術，原屬渺茫難憑，堪輿家畫蛇添足，非富卽貴，打動人心，藉以賺錢，寅葬卯發，我則但聞其說，未見其事也。愚意選擇墓地，不必望大富大貴，要子孫如何發達，只要地位清佳，地土溫腴，墓外有氣勢可觀，穴中無蟻無水，埋葬其間，先靈永安，不妨自家，不礙別人，便是好風水耳。如必欲一門發達，代代興旺，雄武如秦之始皇帝，大可揀選天下最好之地而葬之，使子孫萬世，綿延不絕，何至沙丘身殞，一傳而卽斬滅宗社。

乎。君子於此，亦可警悟。吾揚有諺曰：「心地好，陰地超。」心田純厚，陰地不好而自好，吾何必信惑術者，改葬易向，使先靈不安於窀穸中乎。足下明達，當能體會斯言。

寄杭大宗

施生載哲來，出新刻子不語一部，袁枚筆也。余展而觀之，一卷未終，噁心欲嘔，頭腦昏昏然，肚腹亨亨然，隔宿之飯，幾至奪喉而出，是何惡札，害人至於如是，深悔當時未暇辨別，遽展其卷，孟浪孟浪，又不得不怪我手眼之無知也。袁枚，才子也。以不才子而作此惡札，情有可原；以才子而作此惡札，責無可恕；才子，才子，大變！大變！以我猜想，袁枚近來不是患了失心，定是害成痴病，不痴，不失心，他決不作此等惡札，惡札出，而袁枚之才名壞矣！凡此書中所記，妖妄鬼魅，事事物物，無一不惡，無一不令人作嘔，文筆如何，更不忍言。足下如已看

過，吾固不必多說；設或未見，吾更不必多說，但勸足下後日得見時萬勿展讀，恐惹噁心也。夫以袁枚之才，何書不可著，而必作此書，而必惹人作噁，是誠何心，實屬不解。袁枚之著作已多，袁枚之才名早著，卽專作一部倉山詩集，不作他書，袁枚之才名亦著也。卽他書作成，毅然效法祖龍，盡付一炬，獨遺一部倉山詩集於世間，袁枚之才名亦著也。古人有作文止一篇，作詩止一句，其名留傳於百世千秋，至今而不湮滅者，所作貴精妙，不貴在多也。今日有如此之才子，不料其忽患失心，竟以此等惡札刻而行世，殊令我爲袁家才子惜，爲士林嘆，爲天下人哭，悲從中來，百方抑制而莫能自己也。

與金農

陳公在都轉運盧公座上，見板橋贈傅君詩，因詩中有佳人二字，大罵板橋不通，此亦難怪，因陳公之極通，板橋之不通，而乃引起其大罵，罵得其時哉！

陳公因極通之故，於佳人二字，不願瑣瑣問其來歷，開口便罵，以極通罵不通，極通當罵，不通當受，亦可謂罵得其宜哉！然板橋正因自家不通，小心翼翼，詩中不敢亂用字眼，謂丈夫不可稱佳人，則吾有對證之書卷在。後漢尙書令陸閔，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台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此丈夫可稱佳人之一證。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蹕謁高平陵時，卽閉城勒兵拒之。司農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等默不應，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耳！」此又一證。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若云佳人二字爲不通，則古人已先我不通，板橋在後；然古人之不通，未嘗受罵，板橋之不通，却受人大罵，亦命也夫！設使陳公

在座不罵，人亦不知他是極通，必須指斥丈夫稱佳人爲不通，而將板橋大罵，然後人始知道他是極通，板橋是極不通，此一頓罵，不是板橋之不幸，正是陳公之極通大幸也，我又何必多說哉。

與盧雅雨

變來山中時，秋風颯爽，黃菊綻英，正是一個好天氣。乃曾幾何時，已山寒雲暗，木葉飄零，露冷霜嚴，轉入隆冬之候，天時如是，人亦何獨不然。少而壯，壯而老，而頭童齒豁，而駘背龍鍾，春秋迅逝，荒草一坏，今日之黯淡冬容，固昔日之爛熳好春焉，天地依然，而景色大異矣。能不感嘆！恭維我公勛高德茂，業崇望隆，杖履清佳，山居遙祝，茲有布衣傅雯，字凱亭，閩陽人，精指頭畫，山水人物，生動妙肖，氣韻不凡，且園先生而後第一人，非野狐參禪，江湖粥藝之倫，變心賞久矣。前來揚州，因傾慕我公盛德，特謁高衙，闍人不識，撓阻之不爲啓白，三

謁三拒，嗒然而退。傅斐今來山中，述說前事，變爲太息，特具一牋，爲之先介。斐如再來，伏乞開閣而納之，一觀妙藝，以證變言。竊念本朝風雅一席，自新城王公以後，六十年來，主者無人，廣陵絕響，四海同嗟。天降我公，以碩德峻望，起而繼之，且又居東南之勝地，掌財賦之均輸，書生面目，菩薩心腸，愛才如命，求賢若渴，宜海內文士，天下莫奇，來歸者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藪澤也。我公玉尺在手，因材而量，凡有一藝之長，不使無門向隅，登之座上，洗其酸寒，世有大賢，士無屈躓，若孟嘗庸陋，猶未敢以方賢者也。變性孤兀，素不爲人輕介，今因折賞其藝，情不自持，代具一牋，非爲傅斐懷藝無聞而惜，實爲大賢遺才而動也。推肱陳詞，惟希明鑑！

答紫瓊崖道人

自別朱門，迭更寒燠，風塵俗吏，屢因爲米折腰，勞勞山左，究何補於國計

民生可憐哉，俗吏之俗也！一經解組，如釋重負，徜徉山水，寄情詩酒，臉龐兒反比舊時肥，豈天生頑材，只許以如此用耶？舉頭梁月，低頭江波，正值相思，忽頌錦翰，野人落拓，尙勞懷念，金石之交，真愈久而彌堅也。暢慰何極！承以爨爲揚州人，下問揚州故實，竝及杜舍人詩中二十四橋，輒就所知，敢告大略。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繁華壯麗甲天下，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燈紅酒綠，笙歌達旦，一夕燈燭之費，人得之即可致富。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圍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恭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

四橋之數。一說，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煙花夜月，相傳卽爲二十四橋舊址，蓋二十四橋只是一條橋，嘗會集二十四美人於此，故名。或謂杜舍人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卽指此橋。總之，年代久遠，名跡荒圯，郡志中如此說，實不能起古人而問之，今人也只好如此說說而已。

枝上村答姜七

辱問，今人書札結尾，每寫不宣，不備，不具，不一等字樣，是否有據。按此非今人杜撰，確有來歷。昔王右軍所書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竟寫不備。其不具二字，草書似不一。蔡君謨帖尾，則竟寫不一，亦不失理。今人書札後每寫不具，不一等字，其原或始於右軍也。又右軍帖語有頓之勿勿。顏氏家訓云：一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知其原，或有妄言忽忽之殘缺耳。其說亦不甚通。勿當音讀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之旗，亦曰勿，建旗蓋以

聚民，其事貴速，故凡急遽者率稱匆匆。今流俗妄於匆字中斜加一點，音讀爲聰，彌失真矣。這個匆字，定是學究杜撰出來，亂眞害人，有誤後學，不可不辨。祭義：「勿勿其欲，響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未嘗無據，不特稱於書翰，唐人詩中亦用之也。總之，古人在前，今人在後，今人後生數百年，自有今日之文字使用，不必事事去效學古人。若以仿古爲能，與人書札，盡寫了石鼓文字，人將瞠目不識，必駭我以爲發痴也。

枝上村再答姜七

今以書札與書信相混，不知札與信亦有分別，古時無紙，文字書於小木，簡謂之札。漢書有云：「上令尙書給筆札。」今則不甚分別矣。使者曰信。晉武帝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謂使者曰信。

言陌頭與使者相遇也。黃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遺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大誤也。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確證。以上所舉，可證古之所謂信，乃是使者，並非今之往來之書信。板橋不是自炫淵博，逞弄才情，寫此一大段出來，特以君殷勤下問，不能不答，既經答明，此書亦輟筆而止。

枝上村寄金壽門

板橋住在此間，每日飲酒作畫，曉而夕，夕而曉，屈指算算，不覺已過一月。

光陰。主人待我太好，食宿並不要自家照顧，有時恍恍惚惚，只道住在自己家裏，直到主人入來，聞了他聲音，見了他面孔，始知此身是客。糊塗可笑！昔人有云，四時之景，無過初夏，老青嫩黃，俱作香氣，亦不辨其爲何香也。每至雨後初霽，是時曉烟將收，紅日未挂，如昭儀出浴，倍覺秀媚撩人，人行蹊中，面面皆收寒綠，心神曠然，初夏之景，能說不可愛乎？此間主人好佛，滿肚慈祥，一身雅骨，於當今名書畫中，尤喜金農筆墨，愛君之畫，過於珠玉。嘗謂此間陳設，猶有缺恨，苟得金農畫一佛像，居中供養，佛光名筆，兩相輝映，雖朝夕焚香頂禮，不辭勞也。主人好客，待客勝於家人，板橋身已嘗之，當不謂誑。金農來乎？初夏清和，村居邕適，臨窗揮翰，亦稱至樂，莫待炎日熯蒸，蟬鳴樹杪，剖瓜揮汗時揮翰，已有負此佳勝矣。金農來乎？

枝上村寄米舊山

世人癖好骨董，近日揚州，此風愈盛。轉運盧公，雅喜考究此道，但求物真，不計值鉅，進者既多，骨董成市，懿歟！盛哉！盧公門下英才羅列，碩彥如林，某也精於考古，某也善於鑑別，各逞才情，各窮智力，一磚之細，立說萬言，一器之微，著辨成冊，引經據史，窮源盡委，汪洋浩博，炫目怵心，於是乎骨董真矣。夏商之鼎，秦漢之尊，淳化之帖，定州之窯，宣德之爐，成化之瓷，甚至斷碑殘碣，廢銅爛鐵，破瓷碎玉，如龍宮鬥寶，一齊羅列眼前，摩挲賞玩，主人贊嘆，座客稱奇，大老題詩，名公賜跋，一經品題，身價十倍，於是乎骨董之值更昂矣。一瓦也，而值百金；一石也，而值千錢；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超等之物，歸於超等之家，次等之物，轉入次等之手，不脛而走，永無遺棄，骨董風行，骨董商之腰纏乃富。得其時哉！

舊山好骨董，而不好骨董，板橋不好骨董，而好骨董，好雖同，而骨董不同也。夫伏羲八卦，文周繫辭，洪範九疇，毛詩三百，皆超等之骨董也。其次若

汲冢周書竹書紀年；尙書大傳；春秋繁露；班之漢書；馬之史記；韓愈之文；杜甫之詩；皆是著名骨董，世人都不寶愛，而板橋甚愛好之，且其值甚廉，貧如板橋，猶可買而觀賞，遺之子孫。如許古物，奈何世人都不愛好，偏去考究些夏鼎，商壘，秦磚，漢瓦，此骨董何其幸運，彼骨董又何其不遇於時，我不禁爲之長太息而不能已也。我家有鹹菜缸兩隻；釘靴一雙；紫砂夜壺一個；皆是先高祖時遺留之物，歷經四代，古色斑斕，世間異寶，謂之骨董，名副其實。板橋因此數物是祖上遺留，手澤猶存，愛之若命，平日不肯輕以示人，舊山好骨董，我有此世間稀有之古物，盍造蔽廬一觀賞，以擴此眼界乎？君如有興賁臨，板橋當先日返家，謹淪茗掃堦以待。

怡山精舍寄勗宗上人

上人慧眼，能辨人賢愚善惡於咫尺之間，昔日衡量，半已應驗，何其神乎！

淫僧德山，曩居菩提時，上人澄空慧眼，悲憫爲懷，謂此僧貪嗔痴妄，六根未淨，色空未悟，後日當以犯淫毀滅其身，我不救之，誰人相救，善哉！善哉！於是上人爲彼念佛說法，諄諄告戒，大聲一喝，跪地朗悟，誓志清修。生公之舌，石亦點頭，四大皆空，諸天歡喜，德山當有救也。洎後上人北去，德山南來，栖止無染庵中，蒲團不坐，如來不拜，木魚不敲，彌陀不念，日圖一睡，夜出逍遙，昔日戒詞，付諸烟雲縹緲中矣。或見此僧飲酒食肉，縱情漁色，乘夜易裝，出入青樓，個中鴟龜，不問有髮無髮，但視銀錢，如此荒唐，已非一日，孤鴻冥飛，自謂得計，不知弋人舉舉，早伺其後，將乘隙而圖之也。前日之夕，時當三鼓，天昏月黑，淫僧潛入韓氏孀婦之居，好夢正酣，門戶大响，當地無賴子一擁而入，淫僧不及遁身，雙雙就獲，鳴諸里長，瑯璫鐵索，繫送有司，佛門弟子，一變而爲堦下囚徒，善哉！善哉！官以此僧不守清規，穢亂佛門，奸淫孀婦，罪大惡極，法不可恕，當堂重笞，立枷

衙前，號示於衆。不料此僧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皮囊雖形肥厚，精氣早經消亡，一經立枷，苦楚難支，自辰至酉，雙眼泛白，魂飛氣斷，不是圓寂，乃曰枷死。淫僧結果，如此而已。淫僧，淫僧，佛力慈悲，地獄具在，陽愆雖消，陰司難宥，入火輪地獄乎？入阿鼻地獄乎？則非余鈍根人所知矣。

怡山精舍寄邊壽民

淮陰之濱，沮洳之次，有類似蝸殼之茆屋，結於其間者，非邊生之葦間書屋乎？邊生以善畫蘆雁聞，葦間書屋即因雁而結，書屋結成，而邊生之畫雁益工，雁之羽毛，雁之形態，黍之飛，雁之浴，雁之食，雁之宿，一一傳神毫楮之間，無不肖妙，天下之畫雁者，當無過於邊生矣！當夫月白風清，波涼露冷，蘆荻搖風，野烟斂影，天淨沙明，雁兒歡喜之際，即邊生凝神窮矚，游心默會之時，得之耳目，化之心神，運之毫楮，而邊生之寫蘆雁，乃得極化工之妙境也。然沮洳之次，

蘆荻之間，日積月累，風露侵身，邊生羸弱，何能禁受，於是而疔瘡大作，形神斷喪，病維摩爲二豎困矣。昨得張子照書，備知病狀，困臥床褥者已越三月，草木無靈，諸藥罔效，憂心忡忡，不禁爲我至友焦急，七年之艾難求，八法之鍼不遇，惡病纏綿，如何如何？此間左鄰俞叟，素業岐黃，回春術妙，仁心濟世，不計銀錢，茲應變之懇求，慨賜祕合之鼈甲丹二服，服法禁忌，另詳一單，專足奉呈，祈速試服，丹如神驗，不妨再求，瘡鬼遠離，圖報未晚。若謂「子章」調體血糲糊，手執金鎚崔大夫，「口誦杜詩，亦能愈瘡，此說渺茫，未敢置信。

與圖牧山

變自呱呱入世時，天公似卽爲我排定位置，注定命運，以故賦性爽直，骨體不媚，好酒漫罵，深中膏肓。因此早得狂名，招人憎怨，兼之拙于酬應，不會逢迎，冷氣何多，笑顏太少，凡斯人之不合我眼，不洽我情者，終席不與交一語，此

皆宦途之所不宜，而我乃一一犯之，欲安其位而升其秩，不亦難乎。每當靜夜長思，境之順逆，官之利鈍，頭上天公，早自安排，行年六十向外，夕陽雖好，已近黃昏，又何必苦苦掙持，而爲逆天之舉，飄然歸去，老我田園，做一個太平盛世之逸民，正恐靖節公之不我及也。解組以來，如釋重負，硯田所入，尙足自給，青山綠水，暢我襟懷，鳥語泉聲，適我情志，較諸簿書鞅掌，案牘勞形，上官拘束，下吏紛擾，南面作宰時，如經轉輪一過也。將來若有盈儲，擬以制錢五六千，買地一大陂，築一草茅院子，除主屋，廚屋，奴子屋以外，另建客堂一間，書房二間，憩所一間，用碎石鋪曲徑一條，通達二門，徑傍雜植花草，上架藤棚，門外則列種樹木，夏日來臨，炎威何懼。院左臨河之處，結一小園，園中雜植卉木，葛藟、蕭艾、楊柳、梧桐，因地量移，隨宜點綴。更鑿一池，引河水入來，養魚百尾，池旁架一小亭，僅可容兩人對坐，小几而外，別無長物。春夏之交，灌木陰翳，細草幽香，黃

鷓清歌，綠漪輕漾，蛙聲斷續，螢光明滅，遊息其間，何必桃源，幽澹之趣，豈獨柴桑翁所可領略哉。時或良朋偶蒞，雅客忽臨，先餉茗，繼具佳釀，池內鮮鱗烹而佐酒，畦中時蔬，煮以充饌，對坐長談，興趣彌永，主醉客歸，客醉主送，及門一揖，就此而別，不作酬應場中一句俗語，真爽快也。若有僮夫俗客，昧然闖到，雖踴呼竟日，也不開門，此所謂身飽烟霞之氣，心絕宇宙之塵，人能如此終身，又何浮榮之足慕乎。略言鄙願，勿嗤狂狷。

與伊福納

昔在濰縣時，曾與舍弟言論文章之妙，即雜入家書中爲之，今此書尙在舍弟處。昨有生員三位專誠來舍，拜見板橋，一生袖出制藝一本求教，視之，乃全椒薛氏選本，所選均近人之作，兼五與板橋皆在其內。問其何因而來？此生謂因在舍弟處見板橋家書，中論時文超徹精妙，心折無已，故而特來請教。又

有一生林姓，自述在江甯時見過袁枚，呈文章於彼求教。袁枚謙遜謂：近來時文作手，或推伊福納爲最，鄭燮次之，此殊大謬。伊能詩而時文不精，板橋深於時文而不會做詩，欲求深造，盍往見板橋求教乎？問道於盲，無益也。板橋曰：兼五之時文妙絕天下，薛氏選有名作，列諸卷首，自非阿好，袁枚將金作鐵，謂之不精，毋乃太過。至謂板橋不會做詩，我不願辨；若云深於時文，一深字談何容易，則我豈敢當之。板橋嘗謂本朝文章，當推方百川制藝爲第一；其次則侯朝宗之故文；他若詩歌詞賦，東拉西扯，牽瓜纏李，皆無所謂真氣，貌似神離，不能獨樹一幟。百川之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奧旨，繪物態，狀人情，千迴百折，椎敲鎚擊，工力悉稱，而卒造乎淺近，有功世教，啓悟性靈，謂非冠絕一代，不可得也。惟我兼五能得其神，泐其髓，沈精領奧，氣實骨撐，凌空欲脫，擲地作聲，北有兼五，南有郭沅，餘子碌碌，難望項背。板橋何人，而能領此一深字乎？袁枚之言，

雅不願聞。以意度之，或係諸生苦纏，袁枚推撥不開，故爲此言以引人遠離，將板橋作餌，張冠李戴，使得自家清靜也。誠如所料，則袁枚亦狡獪矣哉！

答朱生青雷

做文章文法之繁簡，各有妙處，亦各有不妙處，如宋子京修唐書，過求簡鍊，時有語病，致歐公以一宵寐匪禎，札闔洪床，一訾之，此是歐公正當處。如逸馬殺犬于道，簡鍊可觀，然五代史亦有太簡之病，不能爲歐公諱。如公羊傳敘卻克跛，孫良夫眇，季孫行父禿，下云齊使跛者迎跛者，眇者迎眇者，禿者迎禿者。唐人劉某讀此文，謂宜省去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類迎，其說未嘗不是。如孟子寡人之於國也一節，上敘河內凶云云，以下但云河東凶亦然，齊人有妻一妾章，上敘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云云，以下對妾之語，但云今若此，此皆簡鍊得可觀可喜。然亦有以不省文爲妙者，如孟子「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一與下節無以異。史記魯仲連傳：「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其句重沓，却成爲千古絕妙文字。若過求簡鍊，文章反致失神。此又以繁冗見長者。要而言之，文章一道，本無定質，文法繁簡，各有妙處，有不妙處。視人之用之者如何，執一以求之，未有不畫虎類犬，神氣索然，貽笑於人者也。此理至爲明顯，行文時不可不知。

答宋生思璟

辱書下問，並摘示汪堯峯文中謬誤二十餘條，足見賢弟讀書有得，眼高心細，非如走馬看花者可比。敬佩！敬佩！所摘謬誤，確非無的放矢，吹毛索疵，見

議博大，可證近來精進。汪琬若在，亦當無詞。汪琬雖以能文鳴於國初，或許爲文章作手，然刻意仿古，氣力薄弱，才情柔懦，不及侯朝宗萬萬。當時因有大人先生推贊，遂致成名，實屬汪之僥倖也。古今文人著作謬誤，何代無之。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安能定其高下，豈非笑話。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奚斯誦僖，歌其路寢。」不知公子奚斯，但作寢廟，非作頌之人也，其誤亦甚。至如唐人詩中謬誤，更屬笑話。百出，略摘幾人，以博一笑。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李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爲鞭策。阮籍臨廣武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是也。李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爲沛公。霍去病用兵爲有天幸。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去病爲衛。放甕本秦巴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甕翁。」則誤

以魯爲中山。顏延年一麾乃出守，麾言去耳。杜牧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麾之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詩：「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聞警蹕。」則誤以詰旦爲今日也。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而去。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台；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爲王子喬，姓同音同，把兩個姓王的併做一人，尤其可笑！所以板橋的意思，讀書不可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也不可信古太過，謂古人用事必不錯誤，若一入迷，便要受古人之欺，將來自家。有誤時，人必摘拾之以爲笑柄。蓋古人大都成名而去，其人已死，有的名聲極大，卽有謬誤，人不敢冒昧指摘，譏笑，就使指摘，譏笑，那人已死，亦聽不見了。若我自家還不曾死，有目能視，有耳能聽，萬一出了錯誤，有人指摘，譏笑，如何難堪。故讀書時雖要眼高心細，明察其中謬誤，不受其欺；一面自家做詩作文時，

也須隨在留神，不使暗生毛病，免人指摘，這方是功夫到家處也。此一番說話，板橋自以爲心得之言，不知聽者是耶？否耶？盡興！盡興！不再多言。

再答朱生青雷

承示文章二篇，所見良是，附語亦極精當。宋朝洪邁，號稱一代通儒，然其論文法繁簡，亦有偏僻之處，文章之道，可謂難矣。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陟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城侯；戎奴爲從平侯。」二書同一敘事，史記繁而漢書簡，漢書所省實較史記爲優，此與愚前書中所引孟子今王鼓樂云云不同，孟子以不省文而取勝，史記此段，以不省文而討厭，高低大別。洪邁則謂漢書較史記雖省去二十一字，終

不若史記所敘爲朴瞻可喜。容齊此說，殊非定論。若文章概以冗長蕪蔓爲勝，則拖泥帶水，疊牀架屋之作，盡可目之爲佳篇，豈足盡文章之能事乎？恐未必也。是知文章之妙，猶如八面觀音，橫看，豎看，正看，側看，遺失一面也不可，不但於有字句處觀看，尤須於無字句處求之，此中奧妙，甚非易言。讀文如是，作文亦如是，悟此妙旨，造詣自深，一旦下筆爲文，自能探得驪龍領下珠矣。

答王夢樓

常言俗語，每有徵驗，不可因言語之俗而斥之。諺云：「好事不出門，惡名傳千里。」板橋自來相信此二語，今因太守之事，其信益堅。辱問太守泛湖受窘事，是否傳說有誤，疑而難信，不知此事千真萬確，一點不誤，謹爲君告。是日春陽藹藹，雜花繽紛，風和水碧，板橋獨處無侶，買小舟泛湖，輕搖慢蕩，尋覓詩料，不意此時有畫舫迎頭搖來，船上奴子大聲呵叱，把篙作勢，餘船紛紛讓開，

任他過去。此畫舫去後，少頃又搖回來；又大聲呵叱；又任意將篙戮人或船；橫衝直撞，如入無船之境。他在湖中搖來搖去，撞船罵人，綜計有五六次之多，而他船均聲音寂寂，不出一言，奇哉！怪哉！因叩問舟人，始知太守借畫舫觴客，遊湖爲樂。以堂堂太守，親民之官，而乃仗勢欺壓良懦，橫行如是，殊爲聖朝白圭之玷，若不儆之，何以洩板橋胸中之氣。因思是日適爲國恤，太守糊塗，却未想到，借題生發，可以折服他也。遂迴舟等待，遇畫舫搖回時，命小舟撞其船舷，舫上奴子一喝，果撻太守之怒，兩個虎狼人役，立將板橋擊上大船，欲正闖道驚官之罪，聲勢汹汹，胆怯者早已滿身戰栗矣。太守固不認識板橋，板橋亦不認得太守，當時但見高坐堂皇者怒形於色，拍桌戟指，似欲立加笞責。板橋深恐受辱，卽謂道在何許？官在何方？今日國恤，親民之官，乃畫舫聽歌，國典具在，豈容饒恕。太守聞言變色，立刻離坐作禮，叩問姓氏，則逕答之曰：鄭板橋。太守笑

顏相向，連聲引咎，堅邀入席共飲，板橋正色却之，謂賢太守遊湖辛苦，久仰風範，難得相見，治下狂且，敬獻一詩爲壽，遂吟詩四句，拜別離船而歸。記此詩結尾處，是一山川草木猶含淚，太守聽歌試畫船，「蓋紀實也。越日，太守挽人來舍，懇求板橋謹秘此事，免得張揚開去，有礙官聲。板橋謂秘之不難，惟須壽我五百金，倘太守不應，亦不堅索，但將此詩刻印加註，傳布揚州一郡，咸使聞知。其人去而復來，出三百金足數，併述太守悔改之意，板橋不欲過甚，一笑而罷。此事當時卽爲隱秘，知者甚少，是何因由，足下竟得知其故，好事不出門，惡名傳千里，我今愈信此語爲不虛也。所索之三百金，板橋已散給湖濱一帶貧苦人家，其數雖微，亦可支持幾日糧，太守出金，板橋散之，或曰「買了花炮給人放，」其斯之謂乎。太守耗此一筆金，或者在暗中懊喪心痛，然而板橋却覺得十分有趣！

松風禪室寄陳際青

讀書難，識字尤難。漢以前之字，雖少而難識；漢以後之字，雖多而易曉。然而古今字體嬗變，音韻有別，欲窮其源流變化之跡，非易事也。昔劉夢得欲作九日詩，因六經中無糕字，遂輟而不爲。或笑之曰：「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代豪！」愚謂此是劉之審慎，不是胆小。笑之者似乎太過。九經中所無之字，指不勝屈。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如史載筆公輸削墨之類，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紙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硯字不見於經。且唐人多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宋初硯以譜行，瑞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麴字，周禮所謂麴，卽是今之炒麥，至玉莽

始有啖麵及鮫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以茶苦卽是也，見於爾雅中，謂之檟茗，卽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又無豉字，至宋玉九辯有云：「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云：「鹽豉千答。」前漢食貨志云：「長安樊少翁賣豉，人號豉樊。」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醢及利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九經中所無之字，不止此數字，其餘不及列舉，要在平日讀書時留心考索，明其所無，察其所有，也是一種學問。足下研經不倦，極有功夫，如於經中之字有所發明，甚願書以見告，質疑問難，固亦朋友間一種快事也。天氣嚴寒，而在此間不能吃狗肉，空自垂涎，夢寐思之，何日忘之。老饕乾急，和尚竊笑於傍，不出十日，板橋居士逃矣。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日出版

鄭板橋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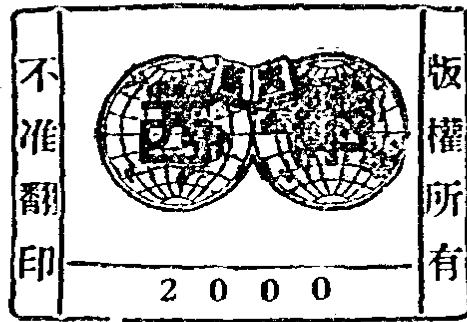
定價大洋八角

編	輯	者	鐵	琴	塵	主
校	閱	者	吳	眠	佛	
出	版	者	大	通	圖	書
發	行	人	吳	毅	夫	

特約總批發所

上海望平街中市
中西書局總店

各省中西書店代理發售



24,8,10。

本 82

574244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